

如影如痕

第八个祝福

杜卫东◎著

○○○

妻无可奈何地放下听筒，又下意识地拿起呼机，摁下了显示钮，看了一遍，又看了一遍，渐渐地，脸上“多云转晴”，一缕温馨的微笑慢慢在嘴角绽开……

AOYUANWENXUECONGSHU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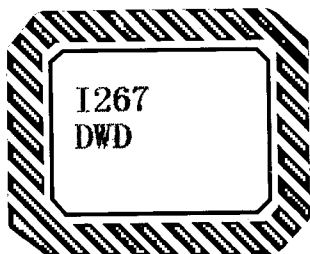
华文出版社

校园文学丛书 ■

2267
DWD

——第八个祝福

杜卫东◎著



华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第八个祝福/杜卫东著. —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05. 9

(校园文学丛书. 如影如痕)

ISBN 7-5075-1904-X

I. 第... II. 杜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07054 号

华文出版社出版

(邮编: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)

网络实名名称: 华文出版社

电子信箱: hwcbs@263. net

电话: 010-63370164 63370169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7. 34 印张 94. 4 千字

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*

印数: 0001—5000 册

(全十册) 定价: 198 元

目 录



目 录

一枝红玫瑰	(1)
因为你不懂.....	(5)
“冷面”的哥.....	(8)
第八个祝福.....	(12)
橘红色的伞.....	(15)
悔.....	(18)
永远的微笑.....	(21)
工 作.....	(26)
女孩儿莫非.....	(29)
多美啊，夜色.....	(34)
门，轻轻地开了.....	(37)
细 胞.....	(39)
啊，架子工！	(42)
邂 逅.....	(45)



第
八
个

祝

福

何其的友谊.....	(48)
尊 严.....	(52)
夹在书中的字条.....	(61)
约 会.....	(68)
傍晚，当街灯点亮的时候.....	(73)
梨.....	(86)
现在，是午后四点钟.....	(93)
哦，我们的小院	(103)
吐火女神	(123)
后 记	(230)



一枝红玫瑰

时值初春，正是暮霭四合的时分。天边仿佛倒了墨水瓶，正渐渐弥漫开一片幽幽的夜色。以它做背景，被灯火点缀的燕莎商城更显得光彩照人。

“卖花，卖花喽——”

一个女孩站在商城入口处，正在向走过她面前的一对对靓女帅哥推销手中的鲜花。

在喧嚣的都市噪音中，这叫卖声显得很是苍白无力，像坠入水中的一块石子，还没来得及激出涟漪，便被湍急的漩涡吞噬得不留一丝痕迹了。

没有人在她的面前停下脚步，甚至没有人注意到她的存在。

是的，在雍容与华贵面前，这女孩儿太不起眼了，岂止是不起眼，简直有些寒酸。她似乎也不自信，不然，为什么只穿了单球鞋的双脚在地上来回倒动，旧短大衣的领子也被竖了起来，仅仅是为了驱赶初春的寒意，还是为了掩饰内心的焦虑与窘迫？

终于，一对青年男女在她面前停了下来。



第八个

祝

福

不知为什么，站在不远处等人的我心头竟为之一动，暗暗企盼交易成功。尽管我知道，无论她是勤工俭学的大学生，还是外地进京的打工妹，这笔交易都无助于改变她的生活境地，但我却希望她由此能得到一个好心情。

“你这花怎么卖？”男青年大大咧咧地从少女手中抽出一枝红玫瑰，用手随意拨弄着花瓣。

“这是红玫瑰。代表着友谊和爱情，买一枝吧，送给你的女朋友。”

“话稠了不是？不怕闪了舌头！喊！”男青年见女孩一下子语塞，很是得意，脸上的青春痘在灯光的映照下也亮了许多。“我问你，多少钱一枝？”

“5块。”少女轻声回答。

“5块？”男青年很夸张地叫了一声，把花扔给少女：“你别把我吓着！”说着，拉起女友边走边说：“跟她穷逗闷子。要送我也得送你一束意大利进口的玫瑰呀！这破花哪配得上你呀！哈哈……”

几声浅薄的笑声，犹如生活键盘上的几缕不协调的音律。

少女弯腰捡起了玫瑰，心痛地轻轻吹去沾在上面的尘土，可是，两片花瓣就要脱落了，怎样精心去抚

一枝红玫瑰



弄，也无法让它们恢复原状了。她无奈地把这枝玫瑰插进花束，眼波中流淌出一缕怨艾。

我没有想到，生活竟演绎出这样的结局。我真想走过去告诉那一对青年男女：野蛮并不等于潇洒，粗俗与风度无缘，不懂得尊重别人的人，又怎么会珍惜人生中的至真至爱之情？无论什么花儿，在那位男青年的手里，都会被亵渎啊！

又一对青年男女站在了卖花女孩面前，显然，他和她也目睹了刚才发生的一幕。

“小姐，请给我拿一枝红玫瑰。”

少女挑了一枝丰腴而又饱满的递给男青年。

“不，我要那一枝。”女青年一指那枝花瓣已然破损的红玫瑰。

少女有些惊愕，又有些感激。她略一迟疑，抽出了那枝递给女青年。

男青年笑了，笑容如月亮一样明澈：“它的花瓣快掉了，你喜欢？”

“喜欢”，女青年把红玫瑰举到鼻子下，快乐地嗅着，然后，挽住男青年的胳膊，有些娇嗔地说：“只要是你送的，我就喜欢！”

“这枝花只收二元钱吧！”女孩真诚地表示。



第
八
个

祝

福

“不!”男青年坚持付足款,挽起女友走了,走之前,她留给了女孩一个灿烂的微笑和一句由衷的感激:“谢谢你的红玫瑰!”

我看见,卖花女孩的脸上绽开幸福的微笑,眼波中也流淌着青春的光彩。她挺直了腰,叫卖声仿佛也注入了生命的活力,犹如一支欢快的小夜曲,融入了虽有杂音,但仍动人的都市交响乐中——

“卖花,卖花喽!”

因为你不懂……



因为你不懂……

下了早班，我买了一提兜水果，登上了一路公共汽车直奔西站。今天，晓昆约我去看他那当清洁工的母亲。虽然说我在单位是顶有名的“小辣椒”，可是，第一次去相见未来的婆婆，哪个姑娘不发怵呢！

生活，有时像个古怪的老头，真会捉弄人。本来，半年前晓昆还和我们班组的娜娜恋爱，说实话，当初我看他们那如漆似胶的黏糊劲儿，还真有点“起腻”。可是，当我得知娜娜因为他妈妈扫大街而断然跟他告吹以后，竟对晓昆产生了好感。怎么着，扫大街的儿子就找不到漂亮媳妇啦？信他的！一来二去，我和他接触上了。当娜娜得知这一“新闻”以后，其惊叹的程度简直不亚于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。因为按她的观点，我的“条件”怎么也得找个父母起码是处长以上的老公啊！面对这股历史悠久的铜臭，我能说什么呢？

到了西站，迎接我的晓昆满面春风，衣冠楚楚，旁边还停着一辆“伏尔加”，这家伙是从哪儿弄来的？我上了车，问他，他只是神秘地一笑。



第八个

祝

福

车子停在一座挺讲究的小院门口，望着刚油漆过的朱红大门，我不禁愕然！扫大街的家里竟这么“现代化”！

晓昆为我拉开了车门，学着电影里英国绅士的派头，躬身做了个请的姿势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我几乎喊了起来。“你不说明白，我不下车！”

“哈罗，”他用中指和拇指打了个框子，语调里满是掩饰不住的得意：“很简单，半年前，我和娜娜开了个小小的玩笑。本来想让她到时候大吃一惊，没想到，她竟拂袖而去。今天，我要让我所憧憬的这一幕喜剧在你身上表演。怎么样，鉴于你的忠贞，生活为你安排了一个多么美好的归宿，请吧，未来的局长儿媳妇儿。”

局长的儿媳妇儿？我一下子明白了，一瞬间，我觉得他是那样陌生，仿佛突然之间，他在我们之间设置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。半年前，娜娜倾心追求的，他今天自己炫耀出来了。这是偶然的巧合吗？不，应该说，他和她同样地不懂，不懂得生活，不懂得爱情。

我长出一口气，缓缓地走出车子，拢了拢被风吹散的头发，平静地说：“我要走了。”“走，为什么？”

因为你不懂……



他的声音显得有些惊讶。

“很简单，因为你不懂！”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走了，象又一次纯洁了自己，心里是那样轻松和坦然……



第
八
个

“冷面”的哥

祝

我一招手，一只“蝗虫”飘然而至。

福

因为黄色的面的在北京城铺天盖地，且又能钻能蹿，被戏称为“蝗虫”，而开车的司机则被善于调侃的北京人称为“的哥”。

司机摇下车窗，探出一颗长着一蓬乱草似的胖头。他大约三十出头，眼睛像龙虾一样凸出，目光冷漠而又有些倦怠。没等他问“去哪儿？”我已抢先一步拉开车门坐了进去。离目的地正好十公里，中途我还要下车办事，又快赶上上班高峰了，如果事先说明，司机是断然不会拉的，索性“先斩后奏”。

果然，司机听我报出到站，用眼白瞟我一眼，很不情愿地挂挡，重新上路了。我有些愧疚，想想也是，司机每天挣点辛苦钱也不易，如果净赶上我这种活儿，非得喝西北风不可。于是，便有话无话地和他搭讪起来：“朋友，挣几张儿了？”

“几张儿？”司机看一眼前方亮起了红灯，一点刹车，停在了长蛇阵似的队尾，“这不，刚出车就让您给

“冷面”的哥



逮着了嘛！我说一早儿起来，这右眼皮怎么老跳呢！”

话不投机，我不再自找没趣儿。车里异常沉闷，司机的脸也阴着，仿佛随时都会有“暴雨”倾泻。我为了打破这难耐的沉闷，掏出手机和朋友通话……

一位农村大嫂抱着一个孩子，拎着一个包袱在车前方艰难地行走。太阳已经升起老高，热气升腾，从大嫂艰难移动的步履中可以感受到她的疲惫与无助。

“怎么着，捎她一段儿？”司机并不看我，句式虽属商量，但语气却分明有些不容置疑。

顺路捎活儿，他可以收双份儿的钱。

司机把车稳稳停在那大嫂身旁，摇下车窗，探出那颗胖头问：“上哪儿？”大嫂说出了一地名，正好我们路过，司机闻言已抬脚下车，拉开车门：“上车吧！”农村大嫂有些犹豫，但看着怀里哭闹的孩子，一狠心上了面的。

司机仍然无话，脸仍然阴着，仿佛谁欠了他二百吊钱仍然没还。到了大嫂要去的地方，他下车拉开车门。帮着抱过孩子，拿出包袱，一转身又坐进了驾驶室。大嫂拿出十元钱递给他，他看也没看，甩出一句硬邦邦的话：“顺道儿，不要钱！”话音未落，车已蹿出十多米。



第八个

祝

福

面的驶上中轴路。

我指指路旁的工人日报宿舍，说：“朋友，能不能在这儿停一下，我送点东西马上就出来。”

司机向右一拨蹦灯儿，面的稳稳地停在路旁。

“要不，我先把车钱给您？”

司机从兜里掏出一盒香烟，弹出一支叼在嘴上说：

“大老爷们儿，办事儿忒肉！去你的，我正好儿歇会儿，抽支烟。”

我下了车，一溜小跑儿，来到朋友供职的《中国珠宝首饰》杂志社，没想到，巧遇一位外地来京组稿的熟悉编辑。久别重逢，便天南地北一通儿神侃，竟把外面等候的司机忘了。等我急如星火般跑出来，哪里还有面的的影子！

院门口一位修鞋的老头儿见我出来，翻着眼白从老花镜的镜片上方瞅了我一眼，“哼”一声：“哟，您还出来啦？”

“那辆面的呢？”我急切的问。

“走啦！”老头一边钉鞋一边说，“一猛子扎下去就没影了，谁知道您唱的是哪一出啊！我告诉他这院子还有个后门，他一听骂了一句就走啦。”

我顾不得和老头儿生气。我实在不愿辜负了司机

“冷面”的哥



的那一片信任。那信任本是一片带雨的云，可以浇灌因冷漠而龟裂的心田；本是一首无言的歌，可以缩短因猜疑而拉长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啊！可是，人海茫茫，也许我们从此再无缘相见，他的心中会不会从此又种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呢？

正懊恼间，一辆面的从车流中驶出，“嘎”的一声停在了我的身旁。车窗摇下，露出那颗长着一蓬乱草似的胖头，司机翻一翻龙虾般凸出的眼睛，望着我说：“本来，我不打算回来找你了，不过，我琢磨着你一个大老爷们儿也不会因为十块钱跟我‘吊腰子’吧？”

“怎么能呢！”我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室，认真地解释说，“遇见了个熟人耽搁了，真是对不起！”

司机嘴一撇，脸上掠过一缕不易察觉的笑容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左手握住方向盘，腾出右手从身后摸出件东西扔给我——啊，我的手机！刚才和朋友通完话，我随手放在了车座旁，下车时忘了带走。

我拿着手机，百感交集，一时竟心动无语……



第八个

第八个祝福

祝

福

“嘟，嘟嘟！……”

妻的 BP 机又响了。虽因禁放，偌大的京城难得听到燃放烟花爆竹声，但虎年春节的气氛并没有因此而被淡化，除夕那天，刚过下午 4 时，妻的 BP 机就像鏖战正酣的蟋蟀一样，不时发出清脆的鸣叫。一句句祝福的话语，在妻的 BP 机上显示出来，驱散着严冬的寒意，送来一份份温馨的祝福。

“又是谁来的？”妻快乐地摁下了 BP 机的显示钮，不料，刚才还阳光灿烂的脸竟一下子“晴转多云”了：“怎么是她来的？谁呼她了，谁希罕她的祝福！”

我拿过呼机，见上面显示出一行清晰的汉字——谢谢你的祝福，也衷心地祝你虎年大吉，万事如意。

妻和姍本来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，大学同班，毕业后又分到一个单位。没有结婚时，俩人好得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，后来因为一个出国名额闹翻了。姍怀疑自己在办理签证之前被“刷”下来，是妻给上了“眼药”。于是，不分青红皂白当着众人把妻骂了一顿，